

天敌

警察与小偷，

如同猫与鼠一般生为天敌

马永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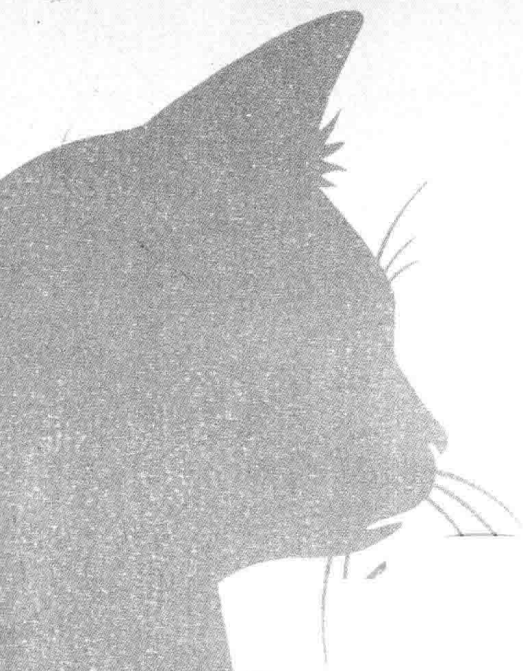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敌

警察与小偷, 如同猫与鼠一般生为天敌

马永昌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敌/马永昌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396-5823-0

I. ①天…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77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装帧设计: 锐达设计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IAN DI

目录

- 1 ◎ 一、美女被偷气难咽 怒打窃贼贼狡辩
- 27 ◎ 二、往事揪心难忘怀 寒霜未尽雪又来
- 47 ◎ 三、小偷内幕知多少 便衣诉得更深奥
- 67 ◎ 四、终逃贼窟显妙手 反扒联盟擒贼头
- 85 ◎ 五、女贼原来是反扒 高超技艺令人怕
- 116 ◎ 六、姐妹一吆贼上套 便衣出手送“金表”
- 142 ◎ 七、神偷竞技争天下 天敌竟是姊妹花
- 171 ◎ 八、贼王争斗走极端 一贼寻女二十年
- 199 ◎ 九、寻女洗手不再偷 见面哭诉挥泪求
- 230 ◎ 十、便衣警察民爱戴 反扒伴随“老荣”在
- 245 ◎ 番 外

一、美女被偷气难咽 怒打窃贼贼狡辩

西安是我国大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处处闪烁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之光。同时它又是大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四季分明，物产丰富，文化悠久，民风淳朴。每到春天，暖阳和百花总把西安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文明城市装点得五彩斑斓。十三朝古都的风采引得中外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惊险的一幕从这里拉开。

在西安火车站贵宾接待室里，坐着一男二女三位候车乘客，这时，一些省市领导赶到为他们送行。刘副省长正在同他们亲切话别，言语之间充满了谢意，他递了一支香烟给鲍昶后感激地说：“鲍厅长，真的很感谢你。说实话，西北这个地方需要救助的孩子太多了，你给我们‘希望工程’捐献的八万元钱，一下子就能解决几百个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代表省政府和团省委希望工程办公室谢谢你，我代表那些贫困辍学的儿童谢谢你。”

鲍昶一边摆手一边笑着说：“刘省长不必客气，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未来是他们的，我给他们‘浇点水’，帮助他们茁壮成长是应该的。”

贵宾接待室里的两个女服务员听说眼前的这位帅哥捐了八万元钱，吃惊地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耳语道：“哎哟我的妈呀，八万元在我们县城能买一套很大很大的房子啊，这个人年龄也不大，你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该不会是偷来的吧！”

“瞎说什么，娜娜你也不仔细看看，这个人仪表堂堂，怎么可能是‘三只手’呢？你没听见刘省长称呼他鲍厅长吗？他是一个当官的。”

“当官的？当官的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钱呀……”刚出校门、涉世不深的娜娜疑惑不解地问，“萍姐，他该不会是贪污受贿来的吧？”

就在两个女服务员交头接耳议论的时候，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张主任拉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士来到了刘副省长的面前：

“哎，刘省长，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刘玉丹，《救救这两个孩子》的报道就是她写的。”

“哎哟，失敬失敬，刘记者你的那篇报道写得太感人了，我看了两遍流了两遍眼泪。哎，张主任，到目前为止你们收到多少捐款了？”

“报告刘省长，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二十多万元了，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达到三十万元。”张主任兴奋地说。

“瞧，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希望工程’就收到了一大笔捐款，刘记者，这全是你的功劳啊。请坐，快请坐。”刘副省长热情地招呼着。

“刘省长，您别急，看看我是谁呀？咯咯咯……”突然

从张主任身后传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紧接着，闪出一位姿色过人的女子。

刘副省长吃了一惊：“哎哟，林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呀？哦，瞧我这记性，张主任打电话向我汇报，有一位林总经理为我们希望工程募捐了两万元款，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位男士呢，现在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了。哈哈……请坐请坐，快请坐。”

肖萍和娜娜重新给客人上了茶水。刘副省长说：“你们几个人捐献的十万元钱和从其他地方募捐来的二十多万元善款，对整个贫困落后的大西北来讲并不算多，但是对那个年年财政赤字的贫困县和年年依靠救济粮的贫困乡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最为关键的是，你们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倡导了人们对爱的奉献，体现了当代社会一种高尚品德。”

这时车站广播传来了“西安至北京的列车就要进站了，请各位旅客到2号检票口，准备上车”的声音，刘副省长握着几个人的手笑呵呵地说：“感谢你们这些值得我十分敬重的人，再次代表那些贫困辍学儿童谢谢你们。嗯，既然留不住你们，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哈哈，古人说得好，‘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啊，欢迎诸位下次到西安来做客。”最后他转向林艾笑着说，“请林大千金回去以后，一定要代我向老首长问个好，两三年没有见面了，我抽时间一定去北京看望他。”

林艾嫣然一笑：“刘省长，这可是您说的哦，我爸前些日子还念叨您呢！”

刘副省长笑着回道：“哈哈……你放心，我讲话算数，抽时间我一定去。哦，对了，如果老首长有时间，请他到西安来，我想听一听他对西安新城区的规划和建设……”

在刘副省长和林艾的旁边，省检察院的王检察长拉着鲍昶的手笑着说：“鲍厅为我们检察系统带了个好头，令我十分钦佩，我准备号召全省检察干警向您学习，一起为贫困儿童献出一点爱。呵呵呵，著名歌手韦唯唱得好哇，‘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嗯，好了，其他的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您这一次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下次来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哦，我陪您感受一下西安这座古城悠久厚重的历史古迹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呵呵呵……另外就是请您指导指导我们的反贪污工作……”

大家在热烈的气氛中相互客套了一番后出了贵宾接待室，鲍昶、林艾和刘玉丹被车站的工作人员领上了站台。这三个人引起了众多旅客的关注，有几对旅行结婚的情侣议论开了，一个小伙子指着林艾和刘玉丹说：“你们看，你们看，那两个姑娘长得真出色，水灵灵的，犹如华清池里的出水芙蓉。”

“哎，说什么呢你？”旁边一个女孩子捣了一下小伙子小声地提醒道，“喂！你少看一点，别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了，你的新婚妻子正瞅着你翻眼呢！”

小伙子嘿嘿一笑，拉着身边一个满脸不高兴的女孩子的手说：“亲爱的，你可不能生气。你想一想，如果一个男人遇见漂亮的姑娘不看上两眼，他还是男人吗？他肯定是一个太监，哦不不不，太监也喜欢美女，他……他肯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男人。嘿嘿嘿，人家都说看美女养眼。”

另一个小伙子咂了咂嘴赞叹道：“哎，这两个美女真出色，模特一样的身材，演员一样的脸蛋，大家闺秀一样的气质，绝了。”

第三个年轻人歪着脑袋轻轻地点了点头，附和道：“嗯，真漂亮！”而后对周围几个脸色不太好看的年轻姑娘打趣说，

“哎哎哎，我们说我们的，你们几个人怎么这样呀？瞧你们几个人的表情，真让人受不了。”然后哄着自己的老婆说，“嗯，亲爱的，你千万不要嫉妒哦。哦，对了，她们是‘出水芙蓉’，你是‘娇贵的牡丹’。嘿嘿嘿……”

其中一个女孩子似乎真的生气了：“瞧你们几个人，天天吹大牛夸自己是什么俊男呀帅哥的，这回不沾沾自喜了吧？”她指了指鲍昶说，“你们看看那个男士，唉——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气质非凡，那才叫帅哥呢！”然后小嘴一咧说，“我要是嫉妒的话，早追人家去了。好了好了，检票进站了。”

在检票的队伍中，有几个特殊人物手持站台票也进了站，这几个人既不是来接客的，也不是来送客的，他们的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周围旅客的衣袋和挎包。原来他们是专门奔着旅客的财物来的。鲍昶和林艾就是他们选中的“羊儿”之一。

列车进站后，鲍昶招呼林艾和刘玉丹说：“你们两个人先上车，我从车窗把行李和土特产递给你们。”

这时过来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喂，两位姐姐，还有这位大哥，你们都上车，我们哥儿几个帮你们往上搬。嘿嘿嘿……我姓刘，和你们同在这节卧铺车厢里，放心好了。”接着，小刘招呼旁边的两个小伙子说，“小孔，这两个行李箱交给你。哎，‘小色眼’，你提这两包东西。”然后他抱起一个最大的包裹上了车。

在卧铺车厢里，鲍昶谢过几个好心帮忙的小伙子后，开始整理行李和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他把东西整理好后已满头大汗。刘玉丹拿了几张面巾纸给他擦了擦，而后调皮一笑，对林艾说：“哎，艾姐，我第一次和哥相遇就是在这样的卧铺车里，那时我们是下铺对下铺，今天又是下铺对下铺，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呀？嘻嘻嘻……”

林艾学着刘玉丹的样子，冲她回了一个“嘻嘻嘻……”，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丹丹，我现在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今后不许你叫我‘艾姐’，就叫‘姐’，听到了没有？”

鲍昶看刘玉丹做了一个鬼脸，帮腔道：“这个意见呀，提得对，别人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的这个姐姐排行老二呢！”

刘玉丹咯咯地笑了，跷起兰花指柔柔地摇着：“NO、NO、NO，要是按排行的话，我就该喊她三辈子姐姐了。”然后咧着嘴，做着鬼脸，拖长了声音冲林艾柔声柔气地喊道，“姐——”接着，嬉皮笑脸地逗道，“姐，这下行了吧！笑一个给我看看。”

林艾摇了摇头，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无奈地说：“你呀，除了在酒桌上，我什么时候都占不了你便宜。”

刘玉丹把两只手放在耳朵两边，一边扇着一边哇哇地做着鬼脸：“谁叫你比我大呢，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孔融让梨’知道吧？你就是有着美好品德的‘孔融’。嘿嘿嘿……哦，对了，姐，下回不准再欺负我了！尤其是在酒桌上。嘻嘻嘻……”

“嘻嘻嘻……”林艾撇着嘴还了刘玉丹一个嬉皮笑脸的样子，然后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拿‘孔融让梨’的故事来麻痹我，你给我记着，哪一天我非叫你喝得把胆吐出来不可。”

刘玉丹的嘴角抽动了几下，脸伸向前，盯着林艾小声地问：“姐，不会吧？那样，我会死得很难看的。好，不理你了。”她转过脸故意大声对鲍昶说，“哦，对了，哥，上次你帮我看手相还没有看完呢，现在得给我补上。”说着把手放在了鲍昶的腿上。

林艾心想：这个死丫头是跟我争宠呢，还是有意气我呢？不管怎么说，我先气气她再说。于是说：“丹丹，你想叫哥

心疼你是吧？告诉你，昨天晚上哥以为我酒喝多了，他硬是把我从酒店的外面背上了电梯，然后又把我从电梯里背到了房间。哎呀，那个滋味啊……”

林艾正美滋滋地娓娓道来时，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她的旁边，轻声轻语地问：“喂，这位女士，你丢什么东西了没有？”

坐在对面的刘玉丹，见林艾把头扭到一边没有搭理人家，轻轻地叫了一声“姐”，然后用脚碰了碰她，意思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人不像是个不三不四的坏人。林艾扭头看了来人一眼，很不高兴地甩了一句：“莫名其妙。”林艾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们长得出众，经常会遇到一些找她搭讪甚至没事找事的男人。林艾见那个中年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嘴角挂着一丝微笑默默地看着她，丝毫没有半点儿要走开的意思，便冲着那个中年人大声喊道：“你什么意思呀你？死皮赖脸的，你再也不走我就不客气了。”

中年人面带微笑，仍然客气地说：“没什么意思，我是在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被人偷了？”

“什么，你说什么？”林艾赶紧拿过挎包，发现包上被人用刀划了一道口子，她慌忙打开挎包，突然惊叫了起来，“哎哟，不好了！我的钱包没了。”

刘玉丹伸头看了看包里，关切地问：“里面有多少钱？”

“我的钱全在里面，大概有四千多元。”林艾显得很难过。

小刘惊愕地伸了一下舌头，对旁边的小孔和“小色眼”说：“我的乖乖，这位姐姐被偷这么多钱，比我去年一年挣的工钱还多呢！”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问话的中年人。中

年人仍然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林艾赶紧起身着急地问：“同志，您是不是知道我的钱包被谁偷了？说呀，您不能快点儿告诉我呀！”

中年人看着傲气顿失、满脸焦急的林艾，抿嘴一笑：“怎么，不赶我走了？”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这样吧，你先冷静地想一想，我去办点儿事再回来找你……”

“哎，大哥您别走，刚才是我不对。您快说，到底是谁偷了我的钱包，急死我了。”林艾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

鲍昶分析，这个中年人是不会走的，他是在有意调节林艾的神经，而且林艾被偷的钱包肯定与他有着某种联系。他站起身有礼有节地说：“同志，刚才我妹妹的态度确实有点儿不好，既然她给你道歉了，你就别让她着急了……”

中年人会意地笑了笑，然后不紧不慢地解开外衣，从腋下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手包，慢声慢语地说：“这个手包是你的吗？”

“是我的，是我的……”林艾连声应道，赶紧伸手去接。

就在林艾的手触及钱包时，中年人突然将钱包藏到了身后：“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呀？一样的东西多得很，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呢？”

林艾伸着手，眼睛发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显得很尴尬。刘玉丹摇晃着她的手臂提醒说：“姐，人家是在问你包里有什么东西。”

“我的证件全在里面。还有，我从银行里一共提了两万四千元，那两沓捐给陕西省希望工程了，剩下的四千元在包里。哦，对了，是用橡皮筋扎上的。另外里面还有二百多元零用钱，还有……”

中年人打开手包，里面果然有厚厚一沓人民币是用橡皮筋

扎上的。然后他从包里拿出身份证一边看着林艾一边念道：“姓名，林艾，性别，女……住址，北京市万寿路甲15号……哈哈……看来这个包真的是你的，拿去吧，看看钱少不少？”

林艾接过手包大概看了一下，连声说：“不少，不少，谢谢您，谢谢。”

中年人问：“你没有数怎么知道不少呢？”

林艾肯定地说：“不数我也知道不少。哎！这位先生，我的手包怎么到您手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鲍昶示意林艾往里面坐坐，然后招呼那个中年人说：“来，您请坐。”

中年男子坐下后打趣地说：“林女士，你该不会怀疑是我偷了你的钱包吧！”林艾赶紧摆手解释说：“没有没有，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今天能遇到您这样的好人，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怀疑你是小偷呢？”林艾嘴上这么说，可是心里却在想：既然他不是小偷，我的钱包怎么会在他手里呢？如果他是小偷，哪有偷了人家的钱还还给失主的呢……她紧锁眉头，越想越纳闷。

中年男子看了看林艾的表情，笑着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专门从事反扒和反扒教学工作。你们几个刚进火车站的时候，就被两男一女三个扒手盯上了。其中一个男扒手在你们排队上车的时候趁机划开了你的挎包，偷出钱包后传给了他的同伙。后来这三个小偷全被我们抓捕归案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林艾茅塞顿开，赶紧从包里拿出二百元塞到中年男子的手里，非常感激地说，“谢谢，谢谢您，警察同志！来，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

中年人面带微笑轻轻地推开林艾的手：“不用谢，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只是——只是你刚才的态

度有点儿让人受不了。”

林艾脸色微红，腼腆地低下了头，小声赔礼说：“我以为你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哦。”

刘玉丹插科打诨地解释说：“我姐她呀，肯定是把您当成没事找事的小混混了，因为她经常遇到这种事儿。”然后眉毛一挑，笑嘻嘻地对林艾说，“姐，没想到吧，人家是便衣警察，是社会治安的守护神，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小混混，更不是想吃你这块‘豆腐’的色魔……”

林艾白了刘玉丹一眼打断她的话：“去去去，胡说什么呀你。”然后恭恭敬敬地问，“警察同志，您贵姓？”

中年人很有礼貌地回道：“免贵姓李，名建设，人送外号‘李反扒’。刚才我说了，我是专门从事反扒和反扒教学工作的。”

刘玉丹疑惑不解地问：“哎，警察同志，车站那么多人，您是怎么知道那两男一女是小偷的呢？”

李建设嘿嘿一笑：“不瞒诸位，我有这方面的‘功底’呀！”笑后，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哪里都避免不了小偷，中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美国也不例外。北京有贼，上海有贼，广州贼更多。现在西安也出产这类‘产品’，所以呀，不怕你们笑话，这段时间我转遍了整个西安市，无论是东大街、西大街，还是商场，哪里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但是，像贵市小偷这么猖獗、肆无忌惮的，还是罕见。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被你们市局请过来授课的。”

刘玉丹笑嘻嘻地问：“照这么说，您抓小偷还挺有本事的呢！”

李反扒哈哈一笑：“嗯，可以这么说吧！”

警察抓小偷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鲍昶饶有兴趣地问：“为

什么吴家坟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小偷呢？”

李建设亲热地拍了拍他的大腿说：“今天就算了，如果你今后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吴家坟来，站在杨家村口的天桥上，凭栏观察。两边的两个车站，一个在长延堡市场门口，另一个是在杨家村口，你会看到那里几乎是贼的天下。几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我刚到的那一天，一个普通百姓对我说，他说他不是火眼金睛，但是凭他长期的观察也能认出来一些贼来。判断的标准很简单，就是那些试图从别人身上转移财物的人。那天仅他认出来的，就有十个男的、六个女的。第二天，我摸了吴家坟公交车站和火车站，令人吃惊的是：那里的小偷多得简直无法下手。”

说到这里，李反扒打了一个手势说：“这些贼就是在做一份很简单很平常的工作——偷，有时候是抢。而周围那些走动的、无事闲聊的、做买卖的或者观望的人，都熟视无睹。说实话，我真的为他们感到脸红，为他们感到羞耻。多少七尺高的汉子，多少顶天立地的男儿，多少身强力壮的西北狼，他们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

“我和一个姓翁的小商贩聊天，他说他来西安已有四年了，他去过很多地方。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吴家坟的贼最多，并且大有向西安各地蔓延的趋势。老翁说，吴家坟现在已经成为小偷的训练基地了。因为，凡是没有经验的小蠢贼想成为一个技术合格的扒手，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要知道，把别人的钱包转移到自己的手里，而且不被人发觉，就像练习乾坤转移大法一样困难，这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儿。所以，一个小蠢贼要成为熟练老手，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而对小偷来说，犯错误就意味着挨打、进班房。而在吴家坟公交车站和火车站这些地方，小蠢贼们无须担心这个问题。

去偷吧，自己去摸索吧。失败了就失败了，没有人敢打你！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尝试，你也可以训练各项技术，你可以练习在行进中掏人钱包，在晃动的公交车上掏人钱包，在挤车门时掏人钱包；你可以偷姑娘的，也可以偷小伙子的，当然喽，大爷大妈就更可以随便地偷了。在练习好之后，去东大街西大街吧，去北京上海吧，有了在吴家坟积累的经验，这些小偷就可以迅速‘致富奔小康’了。所以，每当吴家坟有人丢了一个钱包，那就意味着在全国其他地方将有十个人丢钱包。不过这个数据仅仅是推测，也许还远远不止呢！老翁的一席话，令我羞愧难当，幸好我穿的是便衣，没有被他认出来是警察，要不然我就无地自容了。”

这时，车厢上铺突然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吴家坟的警察难道都死光啦？吴家坟的男人们难道都阳痿啦？我要是见到那些大老爷们儿，非痛骂他们一顿不可。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抬头看了看上铺那个说话有点儿粗鲁的妇女，但没有人和她搭话。刘玉丹说：“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能冷漠，冷漠的态度就是罪犯的帮凶，罪犯的奶娘，罪犯的教练！”

李建设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抱着冷漠的态度。”稍停，他接着说，“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找到了原因：吴家坟的男人把责任往派出所身上推，派出所又把责任往制度上推，推来推去，给小偷留下了机会。后来西安市委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这里的社会治安很乱，单凭派出所的力量是不够的，单凭几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要把车站、居委会以及整个社会力量动员起来，来一个全民抓贼运动。希望大家不要再推三阻四，如果有谁没有尽心尽责，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玉丹点了点头赞同道：“这话说得对，做丈夫的不出来保护他们的老婆，做哥哥的不出来保护他们的妹妹，做弟弟的不出来保护他们的姐姐，这哪儿成呢？这个书记说得好、说得对。”

李建设说：“贼最爱偷的是女性。偷得顺利，女性损失的是财物；偷得不顺利，女性受到伤害的是人身。哦，对了，聊了这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们几位呢。”

鲍昶笑着自我介绍道，“我姓鲍，叫鲍昶，在检察院工作。”然后指着林艾说，“她的身份证您已经看过，姓名我不说您也知道了。她原先在建设部工作，后来‘下海’了，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最后指着刘玉丹说，“她叫刘玉丹，是北京《新华日报》的记者。”

李建设赶紧站起身恭敬地说：“失敬失敬，真人不露相啊！”他看了一眼鲍昶身边包上印的字，然后握着鲍昶的手，“我一看您就是高检院的领导，幸会幸会，公安和检察同属政法口，我们是一家，车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保证有求必应，哈哈……认识你们我很高兴。”

鲍昶还了礼后递了一瓶矿泉水给他：“今天真的很感谢您，要不然林女士的损失就大了。我代表她再一次向您表示谢意。”

李建设喝了一口水，说：“今天我遇到你们几位算是一种缘分，你们就不要再客气了。下面还要请林女士协助我们做个笔录呢。”

“没问题。我知道你们办案讲的是证据。”林艾回答得很干脆。

“林艾，要不要丹丹陪你去？”鲍昶问。

“不用了，我去去就回。”林艾说后随李建设走了。